

日本汉语音韵学史

日本の漢語音韻学史

李无未 /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日本汉语音韵学史

日本の漢語音韻学史

李无未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语音韵学史/李无未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7-100-08581-6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汉语—音韵学—语言学
史—日本 IV. ①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737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日本汉语音韵学史

李无未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581-6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9¼
定价: 60.00 元



李无未,男,1960年9月生,吉林敦化人,博士,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文系主任。社会兼职:中国语言学会理事(1999年始)、中国音韵学会理事(1996年始)。现任福建省语言学会常务副会长(2006年始),2003年4月至2004年4月任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曾出版专著《宋元吉安方音研究》《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周代朝聘制度研究》《中国历代宾礼》,主编《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国家级教材《汉语音韵学通论》等,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项目4项。

李無未、男、博士、廈門大學中國語學科主任、教授、博士指導教員、中國語PD流通センター、センター長、中國言語學會理事(1999年より)、中國音韻學會理事(1996年より)、福建省言語學會常務副會長(2006年より)。1960年中國吉林省敦化市生まれ、日本関西学院大学客員研究員(2003年4月~2004年4月)を経て。

著書に『宋元吉安方音研究』、『音韻文献と音韻学史』、『周代朝聘制度研究』、『中國歷代賓禮』、『音韻学論著指要と総目』、中國國家級教材『漢語音韻学通論』など、論文を百篇近く発表。主催者として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二項、省部級項目四項完成。

本书由厦门大学 211 工程创新项目(2010)基金资助出版。

本课题系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基金(2005—2007)、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以及厦门大学引进人才支持(2006)项目。

本書は廈門大學 211 プロジェクト創新基金(2010)の援助により出版。

本課題は教育部留學歸國人員基金(2005～2007)、福建省高等學校新世紀優秀人材支持計畫(2006)及び廈門大學人材を導入する計畫の支持項目(2006)。

“特立”之著

——序李无未教授《日本汉语音韵学史》

我为李无未教授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写这篇序文，开门见山，开宗明义：这是本好书。好在何处？依我之见，好在它有特色，即有创新性，所以我称之为“特立”之著。

这是本语言学的专著，而我是语言学工作者，所以我思考问题，评述论著，总是离不开语言学的立场，离不开语言学的园地。在咱们中国语言学界，多年来的显学是什么？无可置疑的是现代汉语语法学，不论是杂志，还是学术讨论会（按，此处指的是全科性的刊物和研讨会，分科的专业性杂志和会议除外），研讨现代汉语语法的论文在数量上总是名列第一。如果把目光投向国外，研究汉语语法的外国学者、外籍华裔学者、中国籍学者也是很多的，其研究历史颇长（在1898年《马氏文通》刊行以前欧洲学者就有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问世），其成果数量也很可观。但是就我浅闻，似乎至今尚无中国学者或欧美学者撰写的《欧洲汉语语法研究史》、《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美国汉语语法研究史》之类的专著问世。换言之，似乎还没有下大工夫做这种成规模、成系统的综述、总结、析理工作的学者。而这种工作于学术的承继、开拓大有作用，于文化的借鉴、互动很有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惜乎尚不见这样的著作！

但是在当今并非显学的汉语音韵学的园地里却有这种专著崛起——我用“崛起”一词该是恰当的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兴奋，这也是我要向学术界大力推荐的原因。这本专著就是李无未教授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史》。今人常言，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为什么在音韵学界能诞生这样的书？鄙见这应该归因于李无未教授的“识”。中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名著《史通》里说过，史家需具备才、学、识三者，我以为，为学之道，第一是“学”，有“才”更好，“识”最重要。（见拙文《愚鲁庐学思录：“智者高本汉”，接受学与“高本汉接受史”……》，载《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三辑，第57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读者诸君如果读了这本《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对于我称李无未教授为有“识”之士，必不会认为是过誉之辞。

李无未教授是当代中国研究音韵学的专家，论著甚丰。较之其他音韵学者，其过人之处在于，由于“卓识”和机遇二者，他对日本的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史有相当全面的了解和颇为深入的研究。这本四十多万字的著作，可谓“为他人所不能为，著他人所不能著”！（我说的这十四字中的“他人”，是指中国的音韵学人）就我的观察，当今中国语言学界，能写此书的，别无第二人。因为写这样一

本书,不仅需要对手语音韵学有很深的造诣,还要有较高的日文水平,要对日本的音韵学研究史颇有研究,还要有去日本访学得到日本众多专家帮助的机遇,等等。看来,成就这本《日本汉语音韵学史》,最重要的还是决心选这种课题、写这种专著的“卓识”。

汉语历史悠久,在中国,研究汉语语音的学问即音韵学,如果从曹魏的李登《声类》算起,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堪称源远流长。若论海外,研究汉语音韵学,最富成果,最有传统的当推邻邦日本,至于欧美则瞠乎其后者矣。设若从空海算起,日本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史也有一千三百年之久,近代、现代、当代日本的汉语音韵学的专家数量之多,成就之高,世所称誉。日本的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史值得析理、评鹭、总结,值得中国学人重视、借鉴、学习。(按,几年前我读黄耀堃教授的《日本所传我国韵目资料研究》大文即深有此感)李无未教授于2003年3月赴日访学之初就定下研究日本汉语音韵学史的目标,这是我最推许的。

《日本汉语音韵学史》一书值得赞誉的第二点是,李无未教授搜集资料之勤勉,所得之丰赡,令人羡慕。请看此书引用文献之多,能不惊诧?估计有四百种左右吧。建议李无未教授本人或其弟子,作一统计。(如果此书有一“引用论著索引”就好了)记得吕叔湘先生在几十年前曾批评过语言学界存在“小本钱做大买卖”的现象,不意到如今变本加厉,浮躁益甚,能不令人扼腕长叹?都是“趋利”、“争利”使然。而无未却孜孜矻矻,旁搜远绍,细大不捐,集多年之功,始勒成此著,能不佩服?众所周知,最大限度地占有材料,难;而穷搜外邦的资料,更难!每当我读到那些严实的著作,不由得叹服著者(或编者)的艰苦卓绝的精神。以前读严绍璁先生的《日本汉籍善本书录》、《日本中国学史稿》有此感叹,后来读卢盛江先生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有此感叹,如今读李无未先生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史》重又发此感叹。我近年读了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论著,深为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史学家(此十二字乃李慎之先生语)所震服,兹引其《赠蒋秉南序》中的一段话:“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值兹世学风浇漓之时,读陈先生此言而不禁长叹久之。

李无未教授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尚有一重要特点需要揭出。常人如我,如果写这样一本书,必然首先对日本的汉语音韵学史作概括性的叙述,然后再附以一些评说。而打开《日本汉语音韵学史》的目录,映入眼帘的是“传统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等等。李无未教授著书,直奔评论,他对评论是何等的重视!评鹭是非得失优劣,亦即中国清代学者戴震所说的“三难”之一的“识断”。我的阐释:“识断”者,“识”而“断”之也。臆陈需淹博,识断需功力,李无未教授在这本书中对日本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史

的四个阶段以及多个专题的研究都勇于评鹭,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不可不表而出之。

只要对学问有所涉猎的人都会碰到这样一些书,只罗列资料,而欠按断。可是读者呢,既需要资料,也需要按断,或者更需要按断,因为编著者的见解在学术上有启蒙或出新的作用。作为读者,我很乐于读李无未教授的评论,启迪良多之故也。我也估计到,读者在体味、品评《日本汉语音韵学史》中的评论时,会抒发自己的意见,或支持,或争辩,或反对。我以为,能唤起读者的兴趣,激发读者的思考,引出读者的见解,这就是成功。不论是什么观点,都是非常需要的,因为百家争鸣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音韵学的研究绵亘千余年,积累深厚,名家辈出,成果卓著。这千余年的历史,按常规,应由日本学者首先来总结、撰写,似乎在日本至今还没有这样的专著,也许是过于谨慎的传统精神使然。如今中国学者李无未教授捷足先登,导乎先路,应予肯定。举相邻学科为例,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夏曾佑、邓之诚、吕思勉、周谷城、钱穆、尚钺、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等先生写了多本中国通史类的专书(其中以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规模最大),但也有日本学者、欧美学者撰写中国通史,目前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编写的《剑桥中国史丛书》,十余本,都是很厚很重的书。我曾翻阅了一些,此书往往从另一个视角提出若干我们中国学人未曾有的观点,有它自己的价值,正所谓“它山之石”也。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抛砖引玉”,这是使用者的自谦之辞,我在这里代李无未教授“自谦”,即希望日本学者自著《日本汉语音韵学史》。诗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无未与我,必“人同此心”。

读了李无未教授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史》,我有几点“引申”性的想法,提出来,供无未及诸位读者参考。无未的这本专著,长达四十多万字,我读了,很佩服,盛赞它是本好书,是送给音韵学者的厚礼,作为从业多年的音韵学工作者,我感谢他。可是我还要向无未索求更厚的礼,此话怎讲?据我的看法,《日本汉语音韵学史》还是本“通史”,我希望无未再接再厉,多写几本有关日本汉语音韵学史的“断代史”和“专题史”类的书,即专述、专论某个具体时期或某个具体专题的书。日本学者累代努力,著作甚多,我们中国音韵学人通日文的很少,要读战前的日文书,尤其是古代的日文书需要较高的日文素养,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无未如果多写几本“专”类的书,将扶桑众多专家的观点叙述得更具体,那必然对我们的借鉴工作将更有帮助。

例如日本人很重视悉昙学,这本《日本汉语音韵学史》有论述,但是读后知道的还是概貌,东瀛学者具体的观点和支撑的材料,我们愿闻其详。《韵镜》传到日本,日本人对它热情超常,历数百年而不衰,个中原因当然也是我们想知道的。反观中国,《韵镜》在黎庶昌、杨守敬使之返归故土时,中国那么多传世的目

录书,竟不见其踪迹。之所以佚失于中土,不为学人重视当为主要原因,赖郑樵的巨著《通志》而存世的《七音略》,是跟《韵镜》同根异株的切韵图,遭到的是不冷不热的待遇。宋元切韵学的经典《韵镜》何以在一衣带水的两岸有不同的境遇,是我长期蓄积于胸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乘此写序的良机向李无未教授求教,希望他写专论书。

我对书和书店、图书馆颇有感情,见多了,识也就广了。如今中国的出版事业确实进入空前的大好时代,例证之一是“增订本”的大量出现,有些书才面世两三年,增订本就在书店的柜台上出现了。因此我希望李无未教授再过几年将陆续搜集到的新资料,不断涌现的新观点汇聚在一起,出版《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增订本。如果出增订本的话,谨献一愚见供无未教授参考:关于中国古典音系学中“等韵学”和“切韵学”两个名称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音韵学者一直未予注意,皆笼统谓之“等韵学”。而稽诸史籍,唐、五代、辽、宋、金、元,直至明初,只有“切韵”、“切韵之学”、“切韵家”、“切韵图”等名称,至今未发现上述诸名可用“等韵”置换的书证。此后历清、民国、直到当代,则流行“等韵”、“等韵图”、“等韵学”等专名。关于“(宋元)切韵学”与“(明清)等韵学”,浑言之,自无可;析言之,似较分明。

“关键词”这个词儿,在学术界尽人皆知,因为近年论文的所谓“规范”格式里必须有它,其地位仅次于“提要”,而雄踞于正文之前。我在这里将它泛化使用一下,在音韵学里,“关键词”是很多的,仅以人名作为关键词,至少有“陆法言”、“陈彭年”、“宋濂”、“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陈澧”、“赵元任”、“罗常培”、“王力”、“魏建功”,等等,但是这张“关键词”“名”单里绝不能缺少瑞典学者“高本汉”。我说过,任何一本《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都少不了“高本汉”。我经常思索:一个中国人也很难在中国某学科的学术史上占一席之地,而一个外国人居然能名垂中国的一门“绝学”的学术史,为什么?高本汉学说九十年来在中国音韵学界流行的情况,我熟悉。1990年我至东京大学访学,经常听到平山久雄教授介绍有坂秀世先生对高本汉学说的认可与修正,这次读了李无未教授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史》,我知道的更多了,因为此书以专章述评。日本的汉语音韵学者对高本汉学说也是在基本认同的基础上作了若干补充、商榷。为什么高本汉学说能为中、日两国的学者都基本接受?近年我接触到“接受美学”及其扩大化的“接受学”,我认为这门学问有其道理,我将它引进语言学里。我在2008年写了一篇纪念丁声树先生的文章首次呼吁语言学界接受“接受学”,2009年6月我写了《愚鲁庐学思臆录:“智者高本汉”,接受学与“高本汉接受史”……》。现在我在思考,为什么高本汉能“一炮打响”取得成功?为什么也是旨在将西方的历史比较法推入汉语音韵学的“普林斯顿学派”却未能获得认可?我以为,缘于后者是原教旨的、教条的,高本汉不是这样。拙文《愚

鲁庐学思脞录：“智者高本汉”，接受学与“高本汉接受史”……》对高本汉成功的原因已经作了叙述与评论，待他日再专文详论之。在此，我感谢李无未教授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它激发了我的“比较”行为，促进了我的学术思考。

最后，我引用我所景仰的陈寅恪先生的话来为此序结尾：“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鲁国尧

撰于钱塘江畔

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闭幕之日）

目 录

上篇 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	1
第一章 传统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	3
第二章 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	12
第三章 现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	21
第四章 当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	31
中篇 音韵文献与汉语语音史研究	43
第一章 日本学者汉语上古音研究	45
第二章 日本学者《玉篇》等字书语音研究	74
第三章 日本学者《切韵》及相关韵书研究	87
第四章 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批评意识	119
第五章 高畑彦次郎对高本汉《广韵》研究的补充与修订	129
第六章 日本学者对《经典释文》等音义书语音的考订	140
第七章 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	150
第八章 大矢透《韵镜考》“要说”寻绎	171
第九章 日本学者宋元等韵图研究	183
第十章 日本学者明代等韵图研究	193
第十一章 日本学者清代等韵图研究	203
第十二章 日本学者佛教“声明”与汉语声调关系的研究	254
第十三章 日本学者对《中原音韵》及相关韵书的研究	263
第十四章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语音课本和工具书	292
第十五章 日本学者对清末北京官话“四声之辨”	302
下篇 译音对音文献与汉语语音史研究	313
第一章 日本汉字音的时间层次及其确认的证据和方法	315
第二章 日本学者对朝鲜汉字音的研究	324
第三章 日本学者的越南汉字音研究	345
第四章 日本学者汉满(女真)对音译音研究	356
第五章 日本学者汉梵对音译音研究	366
第六章 日本学者汉藏对音译音研究 ——以唐五代及明清通语语音为重心	386

2 目 录

第七章 日本学者汉蒙及其他对音译音研究	401
第八章 日本学者对欧美中国语课本语音的研究	415
第九章 余论	429
主要参考文献	434
本书部分章节发表书刊出处	446
后记	447

目 録

前篇	日本の漢語音韻学研究の特徴	1
第一章	伝統的な日本の漢語音韻学研究の特徴	3
第二章	近代的な日本の漢語音韻学研究の特徴	12
第三章	現代的な日本の漢語音韻学研究の特徴	21
第四章	當代的な日本の漢語音韻学研究の特徴	31
中篇	音韻文献と漢語音聲史研究	43
第一章	日本の学者による漢語の上古音に対する研究	45
第二章	日本の学者による《玉篇》など字書音聲に対する研究	74
第三章	日本の学者による《切韻》及び関連韻書に対する研究	87
第四章	満田新造による高本漢の《切韻》研究に対する批判意識	119
第五章	高畑彦次郎による高本漢の《切韻》研究に対する補充と改訂	129
第六章	日本の学者による《經典釋文》など字義書の音聲に対する改訂	140
第七章	日本の学者の《韻鏡》研究	150
第八章	大矢透《韻鏡攷》“要説”尋繹	171
第九章	日本の学者による宋元等韻図に対する研究	183
第十章	日本の学者による明等韻図に対する研究	193
第十一章	日本の学者による清等韻図に対する研究	203
第十二章	日本の学者による仏教“聲明”と漢語聲調の関係に対する研究	254
第十三章	日本の学者による《中原音韻》及び他の韻書に対する研究	263
第十四章	日本明治時期到北京語の音聲の教科書と辭典	292
第十五章	日本学者による清末の北京語の“四聲之辨”に対する研究	302
後篇	対音訳音文献と漢語音聲史の研究	313
第一章	日本漢字音の時間的段階およびそれを確認する根拠と	

4 目 录

方法	315
第二章 日本学者による朝鮮漢字音に対する研究	324
第三章 日本学者によるベトナム漢字音に対する研究	345
第四章 日本学者による漢滿(女真)対音と音訳に対する研究	356
第五章 日本学者による漢梵対音と音訳に対する研究	366
第六章 日本学者による漢藏対音と音訳に対する研究 ——唐五代と明清の音聲を中心として	386
第七章 日本学者による漢蒙対音と音訳に対する研究	401
第八章 日本学者による歐米中國語教科書の音聲に対する研究	415
第九章 餘論	429
主な参考文献	434
本書部分引用した資料の出典	446
後記	447

上 篇

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

第一章 传统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

【本章内容提要】传统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是:从训释汉字读音入手,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赋予汉语音韵学以日本“汉字音”的丰富内涵,“汉字音”成为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心之所在;“汉字音”解读与“悉曇”语音理论结合,使“日本式”的汉语音韵学理论与方法更为系统化;汉日等语音的多重“考据”比较,造就了日本学者比较宽阔的学术视野,形成了东方特有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比较”思维方式;模仿与创新:日本传统“汉学”名目下的音义书、辞书、韵图等著作异彩纷呈,与汉语音韵学相关著作的创作非常兴盛;汉语音韵学的标记理论十分发达,具有明显的日本化研究优势。

【关键词语】传统日本汉语音韵学 特点 汉字音 汉学 “考据”比较

一、引言

有学者认为,公元1世纪前后,汉字就传入日本,比如《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供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件事被1784年在佐贺岛发现的金印所证实,上面字为小篆“汉委奴国王”。3世纪后,汉字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1]大量文献表明,7世纪初叶以后,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频繁的往来与交流。以遣隋使、遣唐使名义而到中国来的留学生与留学僧,认真学习当时通行的标准语音长安音与洛阳音,由此,当时中国的长安与洛阳地方汉字读音,作为正式语音发音系统传入日本,这就是所谓的汉音。在此之前,已经亦有经由朝鲜到日本而传入的更早的中国语汉字音(很多学者认为是六朝时期的江东音与江南音),被称为吴音。伴随着汉音、吴音的传入,一些日本学者开始了中国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一直到幕末、明治初时期,120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形成了独有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学术传统,可以称之为日本传统汉语音韵学。这种“日本式”的传统汉语音韵学,不同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学者的传统汉语音韵学,充分展现了日本学者进行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早期特点,从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的历史高度来看,很值得探讨。

对日本传统汉语音韵学学术基本特点的认识,是与揭示日本汉语音韵学史运行规律紧密相关的,并成为了解日本汉语音韵学本质的关键之所在。

传统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是什么?日本有一些学者已经在论著中涉及,但与我们观察的角度不同。中国较少有学者对日本传统汉语音韵学特点